

记忆的碎片

■程习奎

沙土坑

村子南边有个沙土坑，很大，一人多深，不规则的圆形。坑的周围长着一些杨柳树。

那沙细细的，抓一把握在手里，柔柔的。手指留一条缝，让沙自然流出，那感觉妙极了，整个手心痒痒的、麻麻的。

夏天，夕阳西照，整个沙层泛着粼粼白光。我曾以为那粼粼白光就是藏在沙子里的银子。

高兴了，在坑里翻个筋斗，打个“车轱辘”，弄得浑身都是沙子。我们几个玩得正欢，沙子在身边飞扬，笑声在坑里飞扬。

老爷爷与花米团

又一次在胡同里见到老爷爷了，孩儿们都异常兴奋。因为有花米团吃了。

老爷爷身材高大，消瘦的身板有点驼；脸黑黑的，长着一个红痣。老爷爷笑起来双眼眯成一条缝。

老爷爷手里摇着拨浪鼓，肩挑着扁担，前后各吊着一个竹篮子。那篮子里面就是花米团了。“花米团！花米团！香甜！酥甜！”老爷爷的叫卖声对我们孩童是何等的诱惑，花米团是何等的诱惑！不要慌，你光掏钱，他是不卖你的。他先看看你脸洗没有，手洗没有，如果眼上有“芝麻糊”，手上黑黢黢的，他就说，小孩，回家洗去，洗干净了再来！

所以，今天一听说老爷爷来了，都把脸洗得白白净净。一个小女孩还偷抹了她姐的雪花膏，抹得眉毛上都是。孩儿们一个接一个递钱，一个接一个拿走花米团。轮到我了，我却哭了！因为我的一分钱丢了！兜里有个小窟窿。小孩，别哭别哭，没钱也叫你吃！我不哭了，我也吃上甜甜的花米团了。

花轿

我家有个花轿。说是我家的，听爷爷说，其实是十六家一同买的。只是不娶新媳妇的时候，时常放在我家里。

花轿的四壁镶有玻璃，轿顶上站着许多小铜人，并做出不同的姿态：有双手合十的，有鞠躬的，有手捧花的，也有笑容可掬的……更漂亮的是有那龙啦凤啦腾云驾雾。

那轿自然是我的乐园。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摆弄轿子，不是学着轿夫抬轿的样子，并大喊一声，花轿起了，就是掀开轿帘，钻进轿里，美美地玩耍一番，学着新媳妇坐轿的模样。三姑和姐看见了，笑说，这是谁的媳妇呀！

突然有一天，花轿被公社的人抬走了，被“破四旧立四新”了，说是封资修、毒瘤……一把火给烧了！

我的花轿呀，我的小铜人呀，我的龙呀凤呀……

菜园

我家的菜园就在村东南角，很大，有十亩地吧。豆角、茄子、荆芥、韭菜、葫芦……近二十种菜。瓜嘛，就更多了，甜瓜、面瓜、“照天黄”、“酥菜瓜”……说实话，顺风时，离菜园老远，瓜香就扑鼻而来。

挨着水车，便是半亩大的藕池。一潭碧水，一潭绿茸茸倒放的伞。清风飘来，碧水荡漾，绿叶摇曳。夏秋季的夜晚，常能“听取蛙声一片”。

菜园，是爷和另外一个我称之为叔的中年男子管理的。他们的殷勤与汗水换来了满园的清香满园的硕果。吃过晚饭，我便随爷一同到菜园里睡觉。躺在菜地里的露天木床上，一边吃着“照天黄”，一边看着神秘的银河，听着菜地里不知名的小虫低吟，不觉间就眯上了双眼。

姑姑与大雁

我九岁那年冬天要多冷有多冷，大雪小雪今儿一场明儿一场，下了停，停了下。堆雪人、打雪仗自不必说，雪地上还刻有学生们张扬的“墨宝”。

早晨起来，踩着半冻的积雪，来到东屋。三姑正在织布。我看见织布机旁边趴着两只灰鹅，就问姑是谁家的。姑说这不是鹅是大雁。大雁？我只在秋末或冬初晴朗的白天，远远地看见大雁在高空飞翔。它们总是排成人字形，看起来不大，和乌鸦差不多，有时还能听到它们飞行中飘来的叫声，那声音清脆而激昂，但又有几许哀婉与凄凉。

走近这两只大雁，一只还猛地扑棱几下翅膀。都还活着。它们除了嘴是酱紫色外，包括腿和爪都是浅灰色。除此以外，跟鹅一样，只是比鹅稍小一点。

原来姑早起来东井打水，见别人从北洼捡回来好些冻得半死的大雁，她也捡回来两只。

上午，灶屋里便飘出一阵阵肉香。三姑的眼湿湿的，她是舍不得的。这是奶奶及大人们决定。乡下人，成年没吃过肉，一天三晌离不开红薯。那顿肉好香！

看电影

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就听说马庄要放电影。那个高兴劲儿，别提！

看电影算是生产时期的大事也是喜事。那时只有极少数人家有收音机，半截砖那么大，那里面既能放大鼓书也能放《红灯记》。电视？还没听说过这个名词呢！

赶紧吃饭！赶紧！离马庄有十来里地哩。手拿两个窝头，顾不上吃菜，稀饭也不喝了，蘸点酱油蒜汁，一路小跑……

路上只有微弱的光，那是落日的余晖。一路脚下生风，一路欢笑，管它是《红色娘子军》还是《铁道游击队》！

“一带一路”有感

■璞玉

残阳如血驼铃声声
黄沙挡不住商队的西行
丝滑的绸缎光洁绚丽
座座边城彰显着汉唐的强盛

浩瀚碧波涛汹涌
风浪挡不住商船的航行
精美的瓷器如冰似玉
千帆百舸显示着宋明的繁荣

五月北京齐聚精英
沉睡的狮子早已唤醒
巨轮铁龙一路向西
翘首企盼民族的复兴

初夏留韵

■薛顺民

入夏风狂夜渐黄，鸟鸣深树觅阴凉。
三枝青杏半池绿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
帘动画幽诗对酒，茶寒话远客怀乡。
推声敲韵流霞晚，坐品沧桑留念长。

古渡轻舟沐晚霞，倘佯曲岸问渔家。
天桃树下卿卿语，黛瓦亭中淡淡茶。
独步芳林弯月隐，放歌遥夜唱蛙答。
豪吟有意留春驻，不负红尘挽落花。

昆明山水二题

■刘忠全

黑龙潭汉祠

山水夺空碧，风光入汉祠。
梅横千古艳，柏挺岁寒枝。
孔雀开屏翠，茶花得品奇。
深情迎远客，共乐太平时。
注：黑龙潭有汉黑水祠，祠前有唐梅、宋柏、元孔雀杉、明山茶花。茶花品名早桃花。郭沫若有题壁七律一首。

西山睡美人

一睡千秋晓梦残，清风明月伴孤芳。
美人不解沧桑事，犹对滇池照晚妆。

记忆中的麦忙时节

■马东雷

三十多年前，父亲从部队转业回到周口西华老家，为了离家近些方便照顾爷爷奶奶，几经周折最终被安置在西华县清河驿乡从事教育工作，母亲也在乡供销社做起了销售员。我与弟弟便跟随父母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。可以说，童年里快乐的日子，全部是在那里度过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一些事依然历历在目，其中最让我难忘的，就是麦收前后的那些事了。

每年的农历五月初，就是小麦的收获季节了。记得那时候每到收麦子的大约前十天，乡里要办一个“小麦会”，会期一般四五天。每逢这个时候，全乡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赶来逛会。那个场面，现在每每回想起来，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。

会上每回都会请台大戏，有时候也会有杂技团、马戏团参加，非常热闹。有卖衣服的，卖胡辣汤油条水煎包的，有摆连环画摊的，套圈的，也有卖牲口卖农具的。这个时节，每家都会添置一两件农具，比如镰刀、叉、木锨、簸箕、斗、筐以及石碾等等。也有出嫁女儿来集市上选购东西，准备回娘家走亲戚的，也就是我们这一带经常说的“麦梢黄，瞧她娘”的习俗。

每年这个时候，学校也会放假几天，对我们这些顽童来说，绝对是个玩的好机会。我们经常到会上转着看，看肩头搭着一条白手巾的剃头师傅给一些老年人推光头，

捂着耳朵看人炸苞米花，跑到农具摊前摸摸镰刀戴戴草帽。记得当时总爱跟着一个带着一个长条板凳、背着不知道一兜什么东西的老爷爷学着喊：“磨剪子哩——抢菜刀——”

也曾和小伙伴们一起跑到戏台前去看戏，那时候的戏台是用木头搭建的，看戏的大多数都是老人家，我们也经常会挤到前面看，虽然听不懂看不明白，但就是感觉好玩。有时候也会三五成群地爬到戏台上凑热闹，正在上面坐得高兴，戏台上突然有人大声呵斥，于是乎，群起作鸟兽散。

同在清河驿乡，我的姨母住在一个叫官路徐的村里。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出身，骨子里都浸透着勤劳，虽然我们家有地，但每到麦收放假的季节，父母都会到姨母家帮忙收麦子。我和弟弟也会跟着父母到姨母家帮忙。

对于农活，说实话，我绝对是一个生手，是表兄弟们嘲笑的对象。在用镰刀收割小麦的时候，他们一会儿就割一大片，并且摆得整整齐齐，可我，经常是累得一身汗水，半天也收不了几棵麦子，还放得东倒西歪，只得听表兄弟们“嗷嗷”地笑话我，我只有发呆，也没有半点办法。

大人们把收割下来的麦子一车车拉到事先碾好的打麦场里面碾轧。早些时候，村里的人碾轧麦子，大都是用牛或者其他牲

口拉着石碾在场地上圈一圈地转，轧一段时间就停下来用叉翻翻，然后继续轧，就这样一直碾轧到麦粒都脱离了麦秆。家里的劳力们用叉把上面的麦子秸秆慢慢抖着挑开，于是，金灿灿的麦粒就伴随着一些麦糠暴露在我们眼前。这时候，大人们会利用自然风，用木锨把搀杂着麦糠的麦粒一下一下扔向天空，风会把糠吹到一边。这样的工作看似简单，其实却不容易，只有土生土长的农家能手才能做得到。清理出的麦秸会被堆在一旁垛起来，留着烧火做饭用。

到了吃饭的点儿，家里的女人们就把做好的饭菜掂到打麦场，主食很简单，稀饭、面条还有油馍盒。姨母用一种三条腿的叫鏊子的东西做油馍盒，我现在每每回忆起来还流口水。那时候，农村人家里也没有什么复杂的菜，或者几根黄瓜，或者一碟咸菜，条件好的时候也会有一盘炒鸡蛋或者一篮子变蛋，更奢侈一点的人家，用绳子系着几瓶啤酒放地里小眼井里浸泡，吃饭的时候，就着黄瓜，吃着油馍盒，喝着这天然冰镇的啤酒，确实十分惬意。

麦收季节对于老百姓来说，真的关乎一家人全年的生计。我的父辈勤劳朴实，他们世代代守着这片属于他们的黄土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不管今后我在哪里，在这片黄土地上的经历都已深深地融入我的血液，伴我成长并激励我人生逐梦。